

# 从原型看尤三姐和媚金殉情故事的转喻

黄琦旺（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

## 摘要

本文为作者以原型批评来贯穿近世白话小说和沈从文小说的研究之一。此篇主要以《红楼梦》尤三姐殉情故事和沈从文小说《媚金·豹子·与那羊》的殉情故事做对比，旨在分析其中爱情母题的“原型”和其中叙事序列，显示出沈从文小说中再造故事的现象。将故事的隐喻性质转喻成另一个时代的寓言的修辞试炼，存在着沈从文延续中国传统抒情叙事的美学意图。这样的叙述像一面镜子那样作为叙述者、行动者和读者“当前的顾问，未来的忠告”，而这面镜子的复写或复述真正的意义在于叙述者、行动者和读者对主体性的须求。

**关键词：**原型、转喻、抽象抒情、故事镶嵌

# A Study of Archetype: Metonymy on Stories of Love Suicide in You-san-jie and Mei-jin

NG Kee Ong (Lecturer,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New Era College)

## Abstract

This work is a part of my thesis in an attempt to find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lyrical narrative writings of Pre-modern Chinese vernacular literature, and Shen Cong-wen's Modern Chinese novels through an archetype critique. A comparison is made between the love suicide in You san-jie in *Hong Lou Meng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that of *Mei-jin, the leopard and the sheep (The White Kid)*, in Shen Cong-wen novel. The purpose of the comparison is to analyse "the prototype" of love suicide stories and their narrative sequence in the subject of love in the Pre-modern and modern novels. The analysis reveals Shen Congwen's writings style through the recreated stories. Shen continued the traditional way of lyrical narrative and put his aesthetic intention into practice in a rhetorical way by using metaphors and metonyms in stories. His style has created a new kind of allegory in his era. This resulted in a narrative of mirror-text, where the narrators, the actors and the readers were both the "current advisor and future advice".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narrative form (mirror-text) is to emphasize the needs of the narrators, the actors and the readers to the subject.

**Keywords:** archetype, metonymy, lyrical abstract, embedded story

# 一、原型释义：叙事意义的原型与沈从文小说里的故事、“梦”和抒情

本文所谓原型（archetype）取自加拿大学者弗莱（Northrop Frye）神话原型的意义：既属于文学类型（type）中某些一直持续下来的主题、情景和角色类型。弗莱称此为“构筑用的块料”，<sup>1</sup>着重的是文学语境或者词语的秩序。在这样的前提下弗莱认为所有的原型都是“神话”，而他所认为的“神话”指的是：

首先就是神话故事情节、情节、叙事，或者概括地说就是词语的按顺序排列。<sup>2</sup>

在其文学原型理论当中，词语的秩序是一再强调的关键，这个秩序是按词语的生成以来，从[隐喻—寓言（转喻）—描述]那样反复循环而来的秩序。对弗莱来说，文学整体按这样的秩序构成了[诗歌体—神圣体—通俗体]的文学体裁。另一个得区别的是，词语在语言的意义上有两个层次上的行为模仿：作为历史及哲学，它属于第一意义的模仿，是一种特殊的叙事，依赖对映着事实和依循着逻辑来评判的；作为诗则属于第二意义的模仿，是普遍性叙事，并不受制于“真实”。<sup>3</sup>

按叙事学的基本架构，叙述文本由：行动、行动者、事件、素材、故事、叙事的“讲述”或词语成分（elements）所组成，<sup>4</sup>从这里可以看见，和“神话”原型一样，其所关切的中心点也是一系列词语的秩序。于此弗莱的“神话”原型或者也可以称为叙事意义的原型。

本文尝试用原型的叙事意义来阅读沈从文小说，依据的是他对故事的注重，比如他在《月下小景·题记》中“写故事”的意图：

我想让他明白一二千年以前的人，说故事的已知道怎样去说故事，就把这些佛经记载，为他选出若干篇，加以改造，如今这本书，便是这故事一小部分。本书虽注明“辑自某经”，其实只可说是“就某经取材，重新处理”。……且希望他能将各故事对照，明白死去了的故事，如何可以变成活的，简单的故事，又如何可以使它成为完全的。中国人会写“小说”的仿佛已经有了很多人，但很少有人来写“故

1 弗莱著，郝振益等译，《伟大的代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73。弗莱强调所着重的是语境中的构筑的块料，“没有留意到荣格对这个词更有独特风格的用法已经垄断了这领域”。因此不能把神话的、语境的原型，直接和荣格心理学上的原型连同。

2 同注1，页53。

3 同注1，页93-94。

4 参见米克巴尔著，谭君强译，《叙述学》（第二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3年，页1-14。

事”。在人弃我取意义下，这本书便付了印。<sup>5</sup>

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认为沈从文在北京时深受周作人及蔡元培等人以生物和文化人类学观点的美学启示,<sup>6</sup>在其文论和一些散文里的确也看到这样的痕迹,尤其在对原始艺术作为真正的艺术的信仰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其创作体现了原始情欲和乡下人的基础。书写原始情欲除了是作者自称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sup>7</sup>之外,聂华苓更特别用“原始主义”<sup>8</sup>来概括他这样的风格,而80年代以降王润华也一直以“原始主义”的观点来从事沈从文小说中野花象征的研究。<sup>9</sup>

究其实,沈从文的小说不管在故事内容或修辞文体上,就一直是来自同一条长河,跟传统的关系是脱除不了的。“一切美好诗歌当然都是梦的一种形式,但梦由人作,也就正是生命形式”,这个所谓“梦的形式”,如果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来看,也就很接近原型了。只不过沈从文把这样的“原型”转换为叙事意义作为生命的另一种形式,对此进行“数年前一种抒情的记载”:<sup>10</sup>

正犹如近代科学家还相信上帝造物,近代智慧和原始愚昧,彼此共存于一体中,各不相犯,矛盾统一,契合无间。因此两千年前文学艺术形成的种种观念,或部分、或全部在支配我们的个人的哀乐爱恶情感,是不足奇。

不过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有如下事实,可以证明生命流转如水的可爱处,即在百丈高楼一切现代化的某一间小小房间里,还有人读荷马或庄子,得到极大的快乐,极多的启发,甚至于不易设想的影响。又或者从古埃及一个小小雕刻品印象,取得他——假定他是一个现代大建筑家——所需要的新的建筑装饰的灵感。他有意寻觅或无心发现,我们不必计较,受影响得启发却是事实。由此可证明艺术不朽,艺术永生。有一条件之得记住,必须是有其可以不朽和永生的某种成就。<sup>11</sup>

因此沈从文坚持,“事实上如把知识分子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问题就简单多了。因为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在写实以外,抒情着重的是隐喻的本质,沈从文十分注重抒情所能达到的新旧修辞交替的意义:

5 沈从文,《月下小景·题记》,《沈从文文集》(第5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页42。

6 金介甫,《沈从文传》,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页123-124。

7 沈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页42。

8 Hua-Ling Nieh, *Shen Ts'ung-Wen*,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Inc., 1972, pp.77-78。

9 参王润华,《论沈从文边城的结构、象征及对比手法》、《每种花都包含着回忆与联想》等文,《沈从文小说新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

10 沈从文,《摘星录》,《沈从文全集》(第10卷),太原:北岳文艺,2002年,页369。

11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2002年,页528。

事实上在旧戏里我们认为百花齐放的原因得到较多发现较好收成的问题。也可望从小说中得到，或者还更多得到积极效果，我们却不知为什么怕它。旧戏中充满封建迷信意识，极少有人担心他会中毒。旧小说也这样。但是却不免会要影响到一些人的新作品的内容和风格。<sup>12</sup>

故事、“梦”和“抒情”，是一种叙述和诗的结合，与“神话”及叙事意义的原型之间有可以连贯的地方。沈从文称自己这样的书写为“抽象的抒情”，也正是王德威在〈批判的抒情——沈从文的现实主义〉一文中所认为的：沈从文用诗化的修辞作为叙述手段而使叙述内容与读者产生了距离：

他调动诗人的想象来弥合声音和符号之间的鸿沟，以小说家的自我意识来认知叙述内容和叙述手段之间的区别；他的做法已接近音乐之境，即借声音形式的杂糅建立叙事。<sup>13</sup>

这个诗和叙事的探索历程，和弗莱词语的秩序也颇有可以相契的地方。只是有别于弗莱理论的西方语境，寻索和贯通的是偏西方语境里的经典（尤其是《圣经》）和现代文本的原型，那是一个很大的系统。本文寻索和贯通的则仅只是沈从文小说和明清时期白话长篇小说的语境，而且把原型的意义缩小到《红楼梦》和沈从文小说文本这两块叙事语境当中，只是一个类型的贯通，不具有系统。

## 二、沈从文小说和《红楼梦》

沈从文小说跟《红楼梦》的关系不是直接的，对于古代文学经典的影响甚至也不是专一的：

从古今中外各种文学作品中拜老师。因之书籍阅读范围也越广，年纪轻消化吸收力强，医卜星相能看懂的大都看看。借此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意识领域日有扩大，从中吸取许多不同的常识，这也是后来临到执笔，得到不少方便原因。……我由于自己要写作，因此对于中外作品，也特别注意文字风格和艺术风格，不仅仔细分析契诃夫或其他作家作品的特征，也同时注意到中国唐宋小说表现方法、组织故事的特征。<sup>14</sup>

12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2002年，页537。

13 王德威，〈批判的抒情——沈从文的现实主义〉，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页876、880。

14 沈从文，〈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沈从文全集》（第12卷），太原：北岳出版社，2001年，页419。

是理解文字的一定程度后，从前人作品得到个总的印象，即一个故事的完成，是可以从多方面着手，都可达到一定效果的。懂得这一点，就不会受任何权威影响。正相反，不太费事就可以自出新意自成一格。<sup>15</sup>

但是对于近世白话小说在幻实冲突、情欲和理智挣扎里布置的原始情欲和诗意的抒情境界，给沈从文在精神上的影响是直接的，而且进而构成他小说的奇异世界。其实，1940年代末1950年代以后，沈从文对《金瓶梅》和《红楼梦》起居服用的研究和关注，并从中思索这些生活器物“务实”/“务虚”的一体两面<sup>16</sup>是可以看到他对长篇白话小说的态度的。1949年4月沈从文面临自己建构的文学世界的崩溃而遭受精神折磨之时，他写的一篇日记更可以说明他在精神和红楼世界的关系：

红楼梦已醒了。宝玉在少数熟人印象中，和国内万千陌生读者印象中，犹留下个旧朝代的种种风光场面，事实上，在新的估价中，已成为一块顽石，随时可以扔去的顽石，随时可以粉碎的顽石。这才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成为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竟极其清楚。石与玉还是同一个人！<sup>17</sup>

这也解释了沈从文创作辉煌时期，为何一再以自己是“顽石”一样的乡下人，把自己的小说建筑在“造希腊小庙”的山地和坚硬的石头那样黏合不可分的神性基础上。这不但和《红楼梦》的石和人有关，也和传统神话中的无缘补天之石有关，也无形中和中国传说、寓言中的石头意象有关，进而对中国人“琢玉成器”的生命哲学形成对比。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他小说的情欲世界中有许多《红楼梦》情欲世界的原型意象，尤其对爱情的类型上。尤三姐和媚金的殉情正是这些类型当中很显著的一个爱情主题。

### 三、一个故事类型：尤三姐和媚金的殉情

纵观《红楼梦》故事叙述中常安置大大小小的为爱情双双殉情的事故：除了第六十六回尤三姐柳相莲殉情故事之外，计有第十六回中退婚的金哥自缢而守备之子随后投河；第七十八回贾政跟幕友们说林四娘因恒王“殒身国事而殒身于王”的故事，谓之为“千古佳谈”；第九十二回司琪因母亲不允许她跟表兄一起而撞墙寻死，潘又安

15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2002年，页527。

16 沈从文，〈分/瓜/爬/蹿和点/屏/乔/皿〉，《沈从文全集》（第30卷），太原：北岳文艺，2002年，页285-291。

17 沈从文，〈四月六日〉，《沈从文全集》（第19卷），太原：北岳文艺，2002年，页28。

抬两口棺材，殁了司琪后自己用小刀抹颈殉情。

在这些殉情的事件当中，尤三姐的殉情是其中落笔最多，并且以主题形式出现的。《红楼梦》用了三个回数把整段事件和三姐尤物的类型完整的渲染出来。第六十四回尤氏姐妹成为故事焦点之前，宝玉宝钗读林黛玉的《五美吟》，宝钗赞之为“名义新奇，别开生面”。《五美吟》的主角皆为殉情或为爱情牺牲而闻名千古的女子，黛玉写毕此诗，为之暗自伤感并虔心置案烧香，可见她心中潜伏的殉情原型逐渐显明。然而《五美吟》之后叙述的观点转向尤氏姐妹，尤其是尤三姐的爱情，这样的叙述序列相当清楚地把尤三姐作为《红楼梦》“殉情”主题的原型人物，即自古以来殉情“尤物”的类型，来转喻爱情的“原始状态”。

在沈从文小说中，对男女爱情和情欲的书写是很显著的，写爱情传奇尤其深受肯定，他笔下的绝色男女除了媚金和豹子，还有龙朱、神巫、三三、翠翠、黑猫、阿黑等人物。但，同样的在他所有对爱情的叙述里头，即使是集中书写爱欲和牺牲的《月下小景》、以一样的故事不同体裁书写的凄清殉情短篇〈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及〈医生〉，媚金和豹子仍然是这些情欲故事的原型人物，是爱情“原始状态”的典型寓言。

## 四、从叙述架构简略分析两个文本的叙事原型

根据荷兰学者巴尔，叙述文本最基本具备[文本-素材-故事]三个层次；文本是故事在其中被讲述的一个限定了的范围；素材是一系列过程和经历，由行动、行动者和事件这些成分组织；故事是作者赖于编排素材的特定“方式”。叙述文本的概念则对文本通过特定媒介的视角和焦聚的仔细剖析：从描述、概括、议论、场景不同的表现掌握文本架构起来之后展示的隐喻、符号和传统各种性质。巴尔特别强调故事和文本的区别，认为故事是常重复的（每一个编排过的“方式”都成为一个不灭的印象），而素材的组成和视角及焦距的表现区分了同样类型的故事成为迥异的叙述文本。<sup>18</sup>

本文着重的是原型，因此依据巴尔的叙述架构探索叙说同样故事的两种不同文本和它们相近的素材成分，但不会在叙述上作详细的分析。就素材成分来看，尤三姐和媚金殉情故事有着相当类似的成分：它们的行动者皆属绝色女子和英勇男子，有“英雄救美”故事的变形迹象，因此女子和男子也都具备超常的道德行为：这些行为起先

18 参见米克巴尔著，谭君强译，《叙述学》（第二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3年，页3-6。

由旁人的言语和视角显示出来埋下伏线，最后由行动者以一个事件完整的表现出来。基本上都维持在事端（陷阱或未知数）—转机—意外—超脱的序列。

依据这样的素材成分来看《红楼梦》中尤三姐和柳湘莲的故事：

<b>行动者</b>	<p><b>尤三姐：</b> 跟着母亲和姐姐靠异母姐姐夫家周济的未嫁女子，和姐姐正觅求好归宿。 贾珍贾琏的评价： 据珍琏评去，所见过的上下贵贱若干女子，皆未有此绰约风流者。二人已酥麻如醉，不禁去招他一招，他那淫态风情，反将二人禁住。 贾宝玉的视角： 真真一对尤物。</p>	<p><b>柳湘莲</b> 原是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以至眠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 因他年纪又轻，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却误认作优伶一类。 宝玉、贾琏等形容他“萍踪浪迹”、“那样一个标致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都无情无义”</p>
<b>事件和行动</b>	<p><b>1. 事端：贾珍父子“聚麀”预谋</b> <b>抑：贾珍父子和贾琏调戏</b> 况知与贾珍贾蓉等素有聚麀之诮，因而乘机百般撩拨，眉目传情。那三姐却只是淡淡相对，只有二姐也十分有意。 <b>扬：以淫制淫</b> 那尤三姐放出手眼来略试了一试，他弟兄两个竟全然无一点别识别见，连口中一句响亮话都没了，不过是酒色二字而已。自己高谈阔论，任意挥霍撒落一阵，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乐，竟真是他嫖了男人，并非男人淫了他。</p>	<p><b>1. 事端：呆霸王误作风月子弟</b> <b>抑：被误作风月子弟</b> 因其中有柳湘莲，薛蟠自上次会过一次，已念念不忘。又打听他最喜串戏，且串的都是生旦风月戏文，不免错会了意，误认他作了风月子弟，正要与他相交，恨没有个引进，这日可巧遇见，竟觉无可不可。 <b>扬：苦打薛蟠</b> i 砸颈背 ii 用脚尖绊倒 iii 马鞭从背至胫，打了三四十下 iv 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来，朝苇中泞泥处拉了几步，滚的满身泥水 v 用拳头向他身上擂了几下 vi 喝脏水 vii 吃呕吐物</p>



<b>事件和行动</b>	<p>2. 转机：思嫁柳二郎</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思嫁： 自己说了，这人一年不来，他等一年，十年不来，等十年，若这人死了再不来了，他情愿剃了头当姑子去，吃长斋念佛，以了今生。</li> <li>- 贾琏、二姐为寻亲 “改过守分，只要我拣一个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去”</li> </ul> <p>3. 超脱：情小妹耻情归地府</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情不受辱</li> <li>- 殉情： 将一股雌锋隐在肘内，出来便说：“你们不必出去再议，还你的定礼。”一面泪如雨下，左手将剑并鞘送与湘莲，右手回肘只往项上一横。</li> </ul>	<p>2. 转机：</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奇遇薛蟠并仗义解救其命，结为生死弟兄。 薛蟠笑道：“天下竟有这样奇事。我同伙计贩了货物，自春天起身，往回里走，一路平安。谁知前日到了平安州界，遇一伙强盗，已将东西劫去。不想柳二弟从那边来了，方把贼人赶散，夺回货物，还救了我们的性命。我谢他又不受，所以我们结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进京。从此后我们是亲弟兄一般。”</li> <li>- 薛蟠愿为觅好亲事。</li> </ul> <p>3. 超脱：冷二郎一冷入空门</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扶尸大哭；买棺入殓，俯棺大哭</li> <li>- 昏昏默默，自悔不及</li> </ul>
<b>序列 / 结果</b>	<p>事端造成的结果： “两个本是风月场中耍惯”的弟兄“反不好轻薄起来”。</p> <p>转机构成的变化：</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得定情物鸳鸯剑： 得鸳鸯剑仔细观察：上面龙吞夔护，珠宝晶莹，将靶一掣，里面却是两把合体的。一把上面镌着一“鸳”字，一把上面镌着一“鸯”字，冷飕飕，明亮亮，如两痕秋水一般。</li> <li>- 自笑： “喜出望外，连忙收了，挂在自己绣房床上，每日望着剑，自笑终身有靠”</li> </ul> <p>期待： 与心上人过此一生为最终归宿 “虽是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里进不去，也白过了一世”</p>	<p>事端造成的结果： 避祸远走他乡</p> <p>转机构成的变化： 贾琏作媒</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客中以鸳鸯剑做定礼： 囊中尚有一把鸳鸯剑，乃吾家传代之宝，弟也不敢擅用，只随身收藏而已。贾兄请拿去为定。弟纵系水流花落之性，然亦断不舍此剑者。”说毕，解囊出剑，捧与贾琏。贾琏命人收了。</li> </ul> <p>期待： “我本有愿，定要一个绝色的女子”。</p>

<b>序列 / 结果</b>	<p><b>变卦（意外）：</b></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柳郎疑后悔定情，欲取回鸳鸯剑。</li> <li>- 尤三姐还柳郎雄剑的同时自己以雌剑自刎。</li> </ul> <p><b>完成：</b></p> <p>1. 别前相会</p> <p>尤三姐从外而入，一手捧着鸳鸯剑，一手捧着一卷册子，向柳湘莲泣道：“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报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虚幻境修注案中所有千情鬼。妾不忍一别，故来一会，从此再不能相见矣。”</p> <p>2. 耻情觉悟</p> <p>“来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误被情感，今既耻情而觉，与君两无干涉。”</p>	<p><b>变卦（意外）：</b></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试探：向宝玉探问起贾琏尤氏之事：我自己疑惑起来，后悔不该留下这剑作定。宝玉提到“尤物”，而深疑所定的是一位不干净的女人：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剩忘八。</li> <li>- 反悔而往贾琏新房欲取回鸳鸯剑</li> <li>- 从尤三姐手中取回雄剑，亲眼见三姐以雌剑自刎。</li> <li>- 三姐死反不动身，泣道：“我并不知是这等刚烈贤妻，可敬，可敬。”</li> </ul> <p><b>完成：</b></p> <p>1. 梦醒</p> <p>湘莲警觉，似梦非梦，睁眼看时，那里有薛家小童，也非新室，竟是一座破庙，旁边坐着一个跛腿道士捕虱。湘莲便起身稽首相问：“此系何方？仙师仙名法号？”道士笑道：“连我也不知道此系何方，我系何人，不过暂来歇足而已。”</p> <p>2. 入空门</p> <p>柳湘莲听了，不觉冷然如寒冰侵骨，掣出那股雄剑，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便随那道士，不知往那里去了。</p>

再看《媚金·豹子·与那羊》

<b>行动者</b>	<p><b>媚金</b></p> <p>传说中白脸族一切全属第一的女人</p>	<b>豹子</b>	<p>传说中凤凰族相貌极美又顶有一切美德的男子</p>
<b>事件和行动</b>	<p><b>事端：斗歌</b></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站在山南，从早上斗唱到晚上。</li> <li>- 承认输了，应允把自己把与豹子。</li> </ul> <p>“红叶过冈是任那九秋八月的风，把我成为妇人的只有你”</p>	<b>事端：斗歌</b>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站在山南，从早上斗唱到晚上。</li> <li>- 明白胜利了，与女子相约：</li> </ul> <p>白脸族一切全属第一的女人，请妳到黄村的宝石洞里去。天上大星子能互相望到时，那时我看见你你也能看见我。</p>

<b>事件和行动</b>	<p><b>转机：约会</b></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吃过饭更衣打扮，带了一个装满了旧的长颈葫芦，以及一个装满了钱的绣花荷包，一把锋利的小刀，如约走到宝石洞。</li> <li>- 把酒葫芦挂到洞壁钉上，把绣花荷包放在枕边，在黑暗里中等候那年轻壮美的情人。坐在望到洞口的光处，期待那黑的巨影显现。</li> </ul> <p><b>超脱：不受辱而殉情</b></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用小刀深深插入胸膛自杀</li> </ul>	<p><b>转机：约会</b></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打了一声呼哨，与媚金告别，匆匆赶回家。</li> <li>- 吃过晚饭找一只新生小羊作为媚金相会的礼物。</li> <li>- 从星子为出来到星子出现，坚持要找到“与新妇洁白坚贞相比”得纯白新羊。</li> <li>- 找到纯白新羊，羊脚跌伤带羊疗伤，因此天快亮了才到宝石洞。</li> </ul> <p><b>超脱：为信实而殉情</b></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豹子愕然了，稍稍发痴，即刻把小羊向地下一贯，奔进洞中去。</li> <li>- 应媚金之求，帮她把胸膛刀子拔出，身上浴满媚金的血，把全是血的刀扎进自己的胸脯。</li> </ul>
<b>序列 / 结果</b>	<p><b>事端造成的结果：</b></p> <p>白脸族中最美丽风流的女人同凤凰族相貌极美又顶有一切美德的男子成为一对。</p> <p><b>转机构成的变化：</b></p> <p>为爱情的信约耐心等待。</p> <p><b>期待：</b></p> <p>男子有信不欺，二人能融合成一。</p>	<p><b>事端造成的结果：</b></p> <p>白脸族中最美丽风流的女人，心归自己所有。为证美丽与信实，“纵天空中到时落的雨是刀，我也将不避一切来到你身边与你亲嘴”</p> <p><b>转机构成的变化：</b></p> <p>为爱情的贞洁不惜劳苦。</p> <p><b>期待：</b></p> <p>带一只纯白的新羊，献给那给我血的神：“用白羊换贞女的红血，所作的纵是罪恶，似乎神也许可了。”</p>

<b>序列 / 结果</b>	<p><b>变卦（意外）：</b> 她只望豹子快来，明知是豹子要咬人她也愿意被吃被咬。然而东方天已快亮“纵天空中到时落的雨是刀，我也将不避一切来到你身边与你亲嘴”的豹子没有来，媚金只好相信自己被欺了。</p> <p><b>完成：</b> 1. 不受辱：一个美丽的完人，总应该有一些缺点，所以菩萨给他一点说谎的本能。我不愿在说谎的人前面受欺，如今我是完了。 2. 献血：你要我的血我如今是给你了…媚金最终含笑而死。</p> <p><b>觉悟：</b> 1. 不恨：你为我把刀拔去，让我死。你也乘天未大明就逃到别处去。 2. 明白豹子用心，和豹子抱起白羊亲嘴。</p>	<p><b>变卦（意外）：</b> 1. 在路旁坑里找到称心满意纯白的新羊，却是前面一只脚踏断了的。 2. 到洞外东方的天已经快亮，星光照到洞门，内中冷冷清清不见人。在走进一点，一股血腥味从洞中奔出。</p> <p><b>完成：</b> 把刀扎进自己的胸脯，以证其信实。</p> <p><b>觉悟：</b> 临死前用树枝在沙上写成一首诗。</p>
----------------	--	---

从以上主要素材成分，可以看到两个文本类似的脉络。按弗莱原型的序列：类型—隐喻—神话（故事）—语言，这两则叙述有着一定的相似模式：从行动者来看，人物都是绝色美女和勇武（侠义）之士。绝情/至情两面的吊诡性质则从这样的类型自然延伸，诚如蒙古王府藏本脂批所谓的尤三姐自横的绝情乃是正情，湘莲削万根的无情乃至情；再如贞洁的媚金为豹子准备了酒和荷包却也带了锋利的小刀，热情殷情的豹子带着会吃人的巨大黑影。这样的行动者也一再和群体的意识行为产生强烈矛盾：尤三姐和贾珍父子、母亲二姐都有矛盾，湘莲的侠气更是不与一般人见识下的侠；媚金的行为秉性不是一般白脸族的女人所可以表现的，而豹子的信念也和作为预言家的地保乖离。从这样的模式隐喻欲望和爱情的吊诡，进而展现个性和意识形态的矛盾，锋利的刀和剑也就成了继传统以来对爱欲冲突的精准象征。

这样的序列，目的就在完成一个神话或故事原型，上文已提示过尤氏姐妹故事展开前有黛玉的《五美吟》，而媚金的故事也一再被提醒是一则民间传闻，叙述者亲

耳听了一个可信的人传述而愿把“事实”流传下去，宝石洞是纪念也是证实这一双爱情之神的圣地。因此在修辞上两个文本都带有寓言（转喻）的性质。弗莱举例说明当隐喻过渡到转喻，转喻的语言“常常把故事作为对抽象论据的具体说明，换句话说，就是作为寓言”<sup>19</sup>，同样的尤三姐和媚金殉情的故事也都具有曹雪芹和沈从文的书写“意图”。在《媚金·豹子·与那羊》题目中已经把“那羊”的意象点出，羊在媚金故事里很清楚地作为豹子的信念：“用白羊换贞女的红血，所作的纵是罪恶，似乎神也许可了”，是“身体和血”对爱情的献祭，表示肉体 and 爱情的合体，这和柳湘莲欲求绝色美人和爱情纯洁性的意义是一样的；而豹子所得的是一只受伤的小白羊，媚金因此觉悟“一个美丽的完人，总应该有一些缺点，所以菩萨给他一点说谎的本能”，在完美当中，肉身/情欲常带缺憾。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和柳湘莲发现尤三姐的刚烈可敬一致。这样的修辞目的有沈从文尝试把世人从完美理性世界中抽离，思索原始情欲的意图：因此文中有一段对宝石洞成为圣地的议论：“……但媚金若有灵，都会以为把这地方盘踞为不应吧，这样的好地方，既然是两个情人死去的地方，为了纪念这一对情人，除了把这地方来加以人工，好好布置，专为那些唱歌互相爱悦的少男少女聚会方便外，真是没有适当用处了”。尤三姐故事中，鸳鸯剑本身以鸳鸯合体作为转喻也说明了蒙本脂批所谓的“淫里无情，情里无淫，淫不伤情，情必戒淫”，预示情的完美和肉身的缺憾。这个缺憾完成了尤三姐归太虚幻境“来自情天去由情地”的寓言性质。

故此两个文本都有描写绝色美人身体的聚焦点，但有异于一般情色的修辞意图（总体观之：尤三姐是“欲近不能，欲远不舍”；媚金是“照到荷仙姑捏塑成就的，人间绝不会有这样完美的精致模型）。她们的身体和刀、剑的象征（尤三姐因此细观剑身）是相容的，因此女体殉情的寓言，藏着自我欲望自然消解的隐喻，以此引读者进入对爱情“原始状态”的思索。尤三姐回归太虚幻境和湘莲入空门都显示了这样的消解；而媚金故事里那只被地保抱回后传给大盗吴柔，最后不知所踪的“羊”也说明了这样的消解，豹子留下的诗本身也为的是应验这样的消解。消解的过程在女人是一次爱欲的执迷到信实的体验，在男人则是信实的执迷到爱欲的顿悟：从情欲之身领悟道德或从道德的执迷领会情欲之真，死亡在这之间类同于一种平均剂。<sup>20</sup>

---

19 同注1，页55。

20 同注1，页293。在精神和肉身的相互矛盾之中，弗莱说：死亡是一个平均剂，不是因为人人都要死，而是因为没有人知道死意味着什么。

## 结论

以上分析只在点明沈从文用心于“说故事”形式的文体所具有的意义，就原型批评的理论作者把故事作为隐喻，转喻成自身的寓言。《媚金·豹子·与那羊》发表于1929年，是沈从文写作初期“传奇”作品过渡到1930年代丰盛时期的作品，到了1933年《月下小景》这种“说故事”的文体构思更具有风格。从对故事隐喻的领会到转喻成寓言的修辞试炼（沈称自己的作品为“习作”），更开启他把自己生活中的经历转为“故事”，进而捕捉这些抽象的隐喻和转喻，执意用情感描述他自己的“故事”，这个阶段则是弗莱所说的“描述”的阶段，因领会隐喻和转喻，可以脱离传统走向自身创造，是思想和情感自由的修辞阶段，沈从文的虹桥系列很可以说明这一点。这样的文体的创建，在他的整个书写经历和思索过程，近世白话长篇小说的奇异叙事结构，尤其是集中到《红楼梦》所开启的词语世界，对他更是关键性的启示。在这样的结构中，“故事原型”的镶嵌是至关重要的。

近世白话小说一直都在小说叙述当中维持且变化着话本体制贯有的题目、篇首、入话、头回、正话和篇尾那种多层次的模型；随着时代和传播故事场景的变化，当这些模式不再履行它实用的功能后而进入叙述文本的修辞技巧当中，变成了特殊的风格。故事镶嵌或者故事的连环套数及插入主要文本的叙述（如头回）和非叙述（如入话），则是东方文学坚持颇久的一种叙述表现。元明长篇白话小说的模式有故事“滚雪球”及“扇型”的镶嵌痕迹，许多评论也特别注重其中故事切确的来源。至于《红楼梦》叙述中镶嵌故事的技巧更趋于无形迹，但是其中角色来源和情节都嵌镶在一个寓言似的大叙述框架里延伸。沈从文在20世纪的30年代，更是重视故事叙述，更不断尝试在叙述中镶嵌故事，甚至发展到他认为的没有一个真实生命不是一传奇的地步。

在米克·巴尔《叙述学》里所说的镜子——文本<sup>21</sup>“无穷回归”的叙述中可以看到重复“故事原型”的意义所在。“回归”的叙述像一面镜子那样作为叙述者、行动者和读者“当前的顾问，未来的忠告”，是一种生活过程那样的持续着的艺术行动，不是停滞的死物。而这面镜子的复写或复述真正的意义在于叙述者、行动者和读者对主体性的须求。巴尔引用《一千零一夜》作解说，背负国王死亡威胁的新妇山鲁佐德（Scheherezade）就是在她故事保命的主要文本中插入了系列复写的文本。在主要文本当中，山鲁佐德本身已失去主体性、缺乏主体性，而在她予以保自己和往后妃子活

21 这个术语取自法语mise en abime（落入深渊）。米克·巴尔著，谭君强译，《叙述学》（第二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3年，页66-68。

命的复述的故事中，叙述的行动在那一面面镜子中，反复确认那失却的主体性。<sup>22</sup>当一个个体缺乏主体性，则叙述的行动要求并争取了主体性的回归。在现实社会，太多复杂的牵扯和有过多的局限，常常让人（尤其是平民百姓）失却主体性，一种叙述或故事的复述和复写展现了故事的世界里不断要求的生命力展现。这或者就是故事和人最直接的关系。

从这样的观点来看近世白话小说的章回形式：滚雪球，扇型联缀一直铺展到网状似的脉络，其意义必也存在着巴尔所谓的“反复确认失却的主体性”。章回形式里五行术数和易的推演本来就具有和生命息息相关的意义，在个体醒觉和政治主体矛盾逐渐强烈的时代，它被放近世通俗小说里推演故事，其中具有的反讽和生命力的展现是毋庸置疑的。沈从文1980年《从文自传》附记说已经没有人会看到他的作品，即使看到“对于内中反映的旧社会部分现实，也只会当成‘新天方夜谭’或‘新聊斋志异’看待”，<sup>23</sup>是否也说明在他勤于书写的二、三十年代这样的“天方夜谭”或“聊斋”（在沈从文聊斋不仅仅只是指蒲松龄的著作，而更有故事的意思）的叙事意义，对他自身和社会他者的主体性来说是迫切的。

---

22 米克巴尔著，谭君强译，《叙述学》（第二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3年，页62-88。

23 沈从文，〈从文自传〉附记，《沈从文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页78。